

危情时刻

刘冬立 著

女大学毕业生薛芬菲、柳凤，进入“飞天”影视制作中心，虽然分别与制片人杨献天、导演王土产生了“恋情”，但她们在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遇到挑战和伤害时，为保住属于自己的这片净土，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一条爱与恨、情与仇的不归之路……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方圆丛书

危情时刻

刘冬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情时刻/刘冬立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方圆丛书·女性犯罪系列)

ISBN 7-80673-205-5

I. 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392 号

丛 书 名: 方圆丛书·女性犯罪系列

书 名: 危情时刻

著 者: 刘冬立

责任编辑: 刘斌武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田玲工作室

责任校对: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y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1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73-205-5/I·126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方从书

[illegible]

第一章

1

女犯独白：这个世界的主宰是男人们，我相信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成功的男人；我更相信“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这条至理名言。因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单枪匹马走向社会的我，特别渴望傍上一个成功的男人。可是，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的青春。



桑塔纳轿车在光怪陆离的大

街上疾驶，就好像是奔腾呼啸的摩托艇在水面上飞，楼房、树木、街灯、人影向车内一簇簇扑来，又一束束闪去。喝了酒的薛芬菲兴奋极了，她不停地尖叫着。这时，驾车的杨献天把录音机打开，一阵疯狂扎耳的音乐过后，火火的《大花轿》野蛮而又带着几分贼人得手的得意，在车里鼓荡开来：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
我和妹妹把手牵

……

抱一抱哇，抱一抱哇，
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挑逗性的音乐将薛芬菲的兴奋推向了顶峰，她尖声地唱着“抱一抱，抱一抱”，忘情地将身子扑到前边，双手箍住了正在驾车的杨献天……这时她感到身旁的柳风拉了她一把，小声说：“小薛快放手，这样很危险！”她故意不理柳风，反而将脸贴近杨献天的脖颈，杨献天的一只手便回勾过来轻轻捏了一下她的脸蛋儿。她想，这一切，柳风肯定看在了眼里，她心里很高兴，又偷眼看杨献天身边的王土，竟见王土微眯了一双眼，似乎在回避着什么。薛芬菲越发得意，她大声唱大声叫，亲昵地拍打着杨献天的肩头，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发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就是发泄给王土和柳风看的。

飞驰的桑塔纳在省文化厅门前戛然而止。车门开了，火火的《大花轿》随着柳风和王土的下车冲了出来。都市的夏夜被“抱一抱，抱一抱”教唆得躁动不安。

一路嚎唱，一路尖叫，薛芬菲口干舌燥，夜色朦胧中，她望

一眼车窗外，街灯萤火虫一样四处流动，眼前的楼房也如倒影在一池皱水里，文化厅的大门已被柳凤和王土叫开，两人站在大门口，身影突兀高大，像变形金刚一样，她知道自己喝醉了，便闭上眼睛，也许只有几秒钟，晕眩似台风般席卷她的脑海，她惊骇地睁开眼，便见杨献天的一只手蛇一般地向她爬来，“蛇信”舔在了她发烫的脸上。

“怎么样丫头？”嘶喊了一路“抱一抱”的火风不知何时闭上了嘴，杨献天的问候在静谧的车内显得含情脉脉，温柔可人。

薛芬菲的体内便涌动起一股暖暖的热流，她感到难受，并且毫无来由地感到了委屈，刚才还大笑不已的她忽然就哭了起来，她抽咽着用娇滴滴的语气说：“主任，我晕的厉害！”

杨献天笑了：“傻丫头，你把酒仙赵一雄都喝吐了，能不晕么？别怕，有我呢！”杨献天说着，摇下车窗玻璃，伸出头对站在大门口的王土和柳凤说：“小薛喝高了，我把她送回宿舍，你们先回办公室吧！”听到王土在门口答应了一声，杨献天便回过头关照说：“丫头你坐稳了。”

车，平稳起步，感觉犹如浮在云中。

薛芬菲很感动，语调凄楚地说：“谢谢你主任。”

也许是被自己的语调感染了，薛芬菲竟莫名地想起了一些伤心事。

大学即将毕业时，制片主任杨献天和导演王土到中文系招聘影视从业人员，在几十名竞聘的应届毕业生中，她与柳凤有幸成为省城飞天艺术中心影视部的签约员工，到“飞天”工作不久，她发现导演王土似乎并不喜欢她，言语间流露出许多对她的不满意之处，与之相反的是，王土却很偏爱出身农家的柳凤，说柳凤踏实、可靠、能干，在影视创作上是个可塑之才。她知道，杨献

天原本是个私企老板，出资买下“飞天”后兼任制片主任，实际上“飞天”的业务都是由导演王土全权处理。王土欣赏柳凤，柳凤就等于找到了一座靠山，而王土对她不满意，就意味着她将来不会有好日子过，她是个要强的人，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想在“飞天”立足，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义无反顾地投靠杨献天。

现在，薛芬菲坐在了杨献天的车内，这车就好像是一条平稳行驶的大船，她与杨献天同坐在一条船上，心里感到了一种安全和踏实，她不由自主地将双臂搂在了杨献天的脖子上，杨献天没有说话，一只手回勾过来，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忍不住把头贴近杨献天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主任……我还是晕，难受，可是，感觉挺好……”

很久，她听到杨献天用梦幻般的语调说：“酒是个好东西！”

长这么大，薛芬菲从来没有沾过一滴酒，今晚的宴会名流齐集，有省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赵一雄，有省城村溪广告公司总经理村溪，还有《生活导报》大牌记者张有德。有着追星情结的她为了得到名人赵一雄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喝酒，没想到酒戒一开，一发难收，她在异常兴奋冲动中主动与诸名流推杯换盏，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巾帼不让须眉之态，使她出尽了风头，她亲耳听到杨献天当众赞叹道：“酒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小薛，人才！”

因为酒，她得到了杨献天的赏识，酒，真是个好东西！

夏夜，都市不眠；街上，车流如织。

来到宿舍楼前，杨献天轻轻踩了一脚刹车，车稳稳地停住。

薛芬菲打开车门，抬起腿，脚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身子便软软地歪向车外，刚下车的杨献天连忙抱住她，她把一只胳膊搭在杨献天的肩上，努力站稳，感觉腿好像麻了，她试着迈了一下

脚，便发现地上有一件东西，她对杨献天说：“主任，你看掉了什么？”

杨献天一手扶着她，另一只手从地上拣起那件东西。借着朦胧的路灯光，薛芬菲看到那是一只男式手包，这时，她听到一阵手机铃响，便见杨献天把手包递给她，从怀里掏出手机，断断续续地说：“……巧了巧了，刚从我车上发现……放心吧放心吧！”之后，关上手机对她说，“这包是赵一雄的……怪事，他的包怎么丢到了咱们的车里？”

薛芬菲听说手包是赵一雄的，混沌的脑海中立即闪现出酒场上那活灵活现的一幕：宴会进行到最后，赵一雄醉态百出，鬼哭狼嚎地唱起了卡拉OK，她那时已兴奋到了极点，陪赵一雄唱了几首歌，唱着唱着，赵一雄开始呕吐，村溪见状，连忙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杨献天要亲自送赵一雄回家，后来，村溪对杨献天说，你看一雄这个样子，回家肯定要挨夫人的骂，你跟他夫人不熟，这顿骂还是让我去挨吧。她那时就站在车门前，赵一雄握着她的手不停地夸她，忽然，赵一雄说：“包！包！我的包还放在饭桌上！”她听了，连忙抽出手，踉跄着奔回酒店，等她在雅间里找到赵一雄的包跟头趔趄地奔到车前时，赵一雄和张有德已坐村溪的车先走了，当时大家似乎都很忙乱很兴奋很糊涂，她就随便地把包丢在了杨献天的车内。

薛芬菲没有将手包的事儿告诉杨献天，她不想破坏眼前缠绵悱恻的氛围，她很清楚，这氛围是酒营造出来的。酒使她与大老板杨献天如此这么亲近，酒还让她依偎在杨献天怀里，感觉中，就好像是酒给她找到了一座靠山，于是，在酒的催动下她几乎是被杨献天抱上了四楼，进入了宿舍。

这是专门为薛芬菲和柳凤租用的宿舍，两室一厅的房间很简

陋，阳面住着薛芬菲，阴面住着柳凤，房内各有铁管单人床、三屉桌一张，椅子一把，厨房里有一套液化气灶具。薛芬菲被杨献天架着进了自己的屋，一屁股坐在床上，两眼迷离地看着杨献天打开窗式空调，之后又去厨房烧水……她好感动，连忙说：“主任，你别管，我自己弄吧。”伴着厨房里哗哗的水声，杨献天的声音极富磁性飘来：“丫头，平时都是你们照顾我，今天，你就踏实坐着让我照顾照顾你……”“嘭”地一声，液化气灶被打开了，杨献天从厨房里走进来，边走边对她说：“喝一壶酽茶，聊一会儿天儿，酒劲儿过后再睡觉，没事儿的！”

薛芬菲觉得这话很温馨，便试着站起来，想把椅子送到杨献天面前，但她脚下发飘，不由自主地趔趄了一下，杨献天赶紧上前扶住她，撩人地说：“别动！傻丫头。”她便有几分无奈地笑了笑，重新坐在了床上，杨献天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把擦手的毛巾扔到一边说：“来！说会儿话吧！”

薛芬菲很想说话，但不知说些什么，便笑着问：“主任，咱们说什么？”

杨献天想了想，表情丰富而又活泼地说：“随便吧，主要是你说，你就说呀说呀说呀，说的话越多，酒气挥发的就越快，酒气一挥发，你就不难受了。”她听了，咯咯地笑起来：“说话就能把酒挥发掉？”

杨献天说：“你还是大学生呢，却不知道酒能挥发，一瓶酒打开后放上一段时间，你再看，一瓶成半瓶了，这就是挥发。醒酒的道理跟这是一样的，你的樱桃小口闭着，不说话，肚子里的酒从哪儿挥发出来呀？”

薛芬菲又笑起来，她觉得杨献天跟她说话像是在逗一个孩子，其实，她知道他还不到四十岁。她觉得这样聊聊天儿确实挺

好，便说：“好吧主任，你想听我说什么？”

杨献天用手拍着脑袋，沉吟片刻说：“就说说你今天为什么喝酒吧！是不是一看到赵一雄这样的‘星’就激动了？”

薛芬菲渐渐收敛了笑容，不屑地说：“像赵一雄这样的‘星’不追也罢，我喝酒，是因为我已经走向了社会，我今天就是试试自己能不能喝，能喝多少……再有，不瞒你说主任，到‘飞天’后，我感到很憋闷，有点儿借酒浇愁的意思。”

杨献天关切地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薛芬菲沉吟了半晌，犹犹豫豫地说：“不顺心的事倒是没有……只是，我觉得王导并不重用我，他让柳凤做专业，却让我干后勤，吃喝拉撒，鸡毛蒜皮，像个保姆……”

杨献天便笑了：“丫头，王导让你跑后勤这是我的意思。你是我挑来的，聪明伶俐，长得又标致，在迎来送往，待人接物，内政外交上是把好手，今天在酒场上你的表现很让我满意。”

薛芬菲的心里热乎乎的，但她还是沉着脸说：“可是，王导总拿我跟柳凤比，说我浮躁，不安分，坐不住，还说城市女孩儿是豆腐掉在灰堆里，说不得，打不得，既‘娇’又‘骄’，总之他是横竖看不上我。”

杨献天说：“王导这样看人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势，柳凤可能在影视创作上有些天分，在剧本准备阶段能帮王导的忙，但是，一旦电视剧开拍，则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那时，柳凤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在协调关系上你比柳凤强。话还得说回来，你不要对王导有什么意见，王导是个大好人，他跟我原来是战友，为了跟我一起干影视，他从部队转业，工作都不要了，为这，他爱人梅朵都跟他吵翻了……”

薛芬菲准备认真听一听王导的事儿，又觉得坐姿不太舒服，

便把两条修长的腿收上床，身子就势依在被子上。她整理了一下裙裾，一只手托着腮，眼睛安静而专注地望着杨献天。这时，她发现杨献天扫一眼她的双腿，愣了一下，不说话了，她诧异，催促道：“主任你说呀！我正听着呢！”

杨献天望着她的脸，仍没有说话。她有点儿发窘，上下看了看自己，歉意地说：“主任，对不起你了，为了倾听你的每一句话，我把身子摆放的舒服了一点儿，你是不是感到我在床上你在地下我躺着你坐着有点儿不公平？”

杨献天笑了：“丫头，我没有感到不公平，我是在研究你，我发现你半躺半坐手托香腮的姿势美得像一尊维纳斯。”杨献天这样说着，便抬腿坐到了床上，凑近她，以耳语般的声音，笑嘻嘻地说，“丫头，你说，你不是在引诱我吧？在车上，你搂我的脖子，把脸贴到我的脸上，现在，你又摆出这么一副诱人的姿势……在你面前，我可是有点儿好人难做啦！”

薛芬菲蓦地支起身子，吃惊地望着杨献天。两人的距离太近了，她有意无意的撩拨使杨献天眼里喷射出了欲望的火苗儿，她知道男人的冲动往往是突如其来的，这很危险！

然而，就在这时，厨房里的水开了，水蒸气吹响了水壶盖上的笛声装置，“呜呜”的鸣叫声刺耳地传来。

薛芬菲“扑哧”一声笑了，她轻轻推了一把杨献天，娇柔而俏皮地说：“好人难做也得做呀！去！再做一次好人，把水提进来，渴死我了！”

杨献天从薛芬菲的脸上慢慢收回了目光，抬起身子，缓缓地摇着头说：“丫头！你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罢了罢了！我就再做一次好人……”

薛芬菲松了一口气，望着悻悻走向厨房的杨献天，暗想，我

日后的事业和前程也许就在这个人身上了……

薛芬菲很清楚自己，大学时，她的金身玉体就已曾经沧海，那时，她几乎是疯狂地爱上了体育系的一名男生，那男生勇猛强壮的似乎可以包打天下，她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爱情和贞操一同交了出去……然而，她并不想现在就把自己祭献给杨献天，曾经的感情经历使她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珍爱往往是在追求女人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女人要与男人不即不离，走远了，男人追不上便会放弃，走近了，男人一把抓到，往往又不会珍惜……

杨献天提着壶走过来了，神情有些沮丧，薛芬菲不知接下来自己该怎样掌握“不即不离”的火候，今晚一系列的“诱惑”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但如果最后“拒绝”的不好，杨献天真的“走远”了怎么办？她的脑海里飞速旋转着，不知道后边还将发生什么事情。

薛芬菲确实口渴了，她想下床帮助杨献天沏水，恰在这时，她看到正往暖水瓶里灌开水的杨献天翻看了她一眼，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主意。她仍将身子依在叠起的被子上，半蜷一双白腿，认真地整理了一下丝裙，一手搭在腰间，一手托腮，眼睛平静地望着杨献天，莞尔一笑道：“好人，你不是说我这个样子好看的像一尊维纳斯吗？那好，你给我沏水，我让你看个够。不过，你好人做到底，替我沏杯咖啡吧！咖啡在中间那个抽屉里。”

杨献天“嘿嘿”笑着将灌满开水的暖水瓶放在三屉桌上，放暖水瓶时，他不小心碰掉了桌上赵一雄的手包，杨献天也不去拣，耷拉着眼皮，边拉抽屉边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又在暗示我？”

薛芬菲不置可否，故作平静地说：“不要往歪里想，我只是让你看嘛！”说着，竟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杨献天问：

“你笑什么？”她笑得更厉害，边笑边说：“我忽然想起上大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说某单位组织人员到外地农村参观，农村很脏，条件又差，大家强烈要求洗澡，可当地只有一个男女混用的公共澡堂，于是，领队就开始协调，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今天上午男的洗澡女的参观，下午女的洗澡男的参观，参观的时候只准看不许摸……’”

正在冲咖啡的杨献天“扑哧”一声笑了，指着薛芬菲说：“你这‘只准看不许摸’的故事只能是讲给我听，换了别人恐怕不灵，要知道，望梅止渴那可是越望越渴呀！”

薛芬菲依旧可人地笑着，不慌不忙地说：“我若让别人看或许是望梅止渴，让你看就是秀色可餐，你同别人不同，你是好人，很绅士。”

杨献天听出了薛芬菲隐晦的语意，冷笑了一声：“丫头，你甭捧我。天下男人原本就没什么好东西，我也不例外，我并不是你认为的所谓好人，也不是什么绅士。”

薛芬菲说：“你别有意丑化自己，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你即使有了某种欲望和冲动，你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好人，你曾对我说过‘好人难做’。”

杨献天一脸无奈，耸耸肩说：“丫头，你这么一说，我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好人了，来！奖你一杯咖啡。”说着，起身端起冲好的咖啡走过来，刚迈了一步，脚下忽然一绊，热咖啡荡溢出来洒了一地，烫得他直吸气。薛芬菲见状，惊呼着跳下床，接过他手中的杯子放在桌上，捧起他的手不住地用嘴吹着气，一迭声地问：“烫着了吧？烫着了吧？”

杨献天没有说话，奇怪地低下头，发现绊脚的竟是赵一雄的手包，便弯腰拣起来，擦了一把溅在上边的咖啡汁液，随手放在

桌上，很快，他又拿起那个包，好奇地说：“看看著名节目主持人的包里都装了些什么好东西。”便拉开手包的拉链。薛芬菲凑上前来，杨献天笑着对她说，“丫头，明天还包时如果人家说少了什么东西，你可给我作证啊！”

杨献天开始从手包里往外取东西，取一件嘴里便拉着长音报一声物件的名称：手机、身份证、工作证、驾驶证、卫生纸……

杨献天从包里拿出两个软纸盒，打开一看，一下子哑了，半晌，他骂了一句：“这小子，整个一个采花大盗。”

薛芬菲的脸不由地红了起来，她看清了，那两个软纸盒内竟装满了避孕套和避孕膜。

在令人躁动的夏夜，在弥漫着诱惑与联想的密室，刚刚按捺住欲望的一对儿男女吃惊地凝望着赤裸裸催动情欲的男女欢爱工具，气氛一下子微妙了起来，戏剧性的变化使局势在瞬间急转直下。

薛芬菲看到杨献天眼里的火苗突然间燃烧起来，她感到他的目光锥人肌肤，锐利得像是要剥掉她的丝裙，洞穿她的胴体，他的沉默和他呼吸的短促明明白白地告诉她，自己想发生或者不想发生的事情将要不可避免地发生，杨献天就要“好人难做”了。

空气紧张得如同一包即将引爆的炸药，杨献天这根“导火索”在滋滋地燃烧着，然而，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时刻，杨献天却拿起一只展开的避孕套提在手里，意味深长地对薛芬菲说：“赵一雄这个淫棍整盒整盒地为自己准备了这么多，你想这世间会有多少追星的女孩被他糟蹋！丫头，你长得标致，美人儿在影视圈里混，不出一年半载，一准‘无私奉献’给赵一雄这类王八蛋名人，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与其这样，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呢……你是个聪明人，我不会亏待你的。”

薛芬菲没想到杨献天有这么好的定力和耐心，行事之前居然还讲出这样一套“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阿 Q 理论，她觉得杨献天大可不必这样说，世间的事有些是说得做不得，而有些则是做的说不得，男女之事本来就是性情中事，火候到了，你只管做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倘若做前许愿要价，双方便浅薄得与低级嫖客下贱妓女无异了，未免被人小看，于是，她望着逼上前来的杨献天，一屁股坐在床上，神情黯然地说：“主任，你要我，我可以给你，你没必要为这事许愿！”

杨献天愣了一下，感慨道：“对不起，是我小看了你。不过，我是强调自愿的，你无条件当然更好……”

薛芬菲心里有了几分得意，脸上却是一副悲壮的表情，她一句话也没说，闭上眼躺倒在床，杨献天站在床下，并不急迫，慢慢脱掉她的裙子，慢慢褪下她的内裤，慢慢揭下她的乳罩，之后，静静地观赏她，杨献天呼吸紧促，不时唏嘘，却又不急于行事，他把她的腿叉开，凑上前，他的头发划在她大腿两侧细嫩的皮肤上，钻心地痒。他还俯下身，用舌尖舔着她的乳头，之后轻轻地吸吮起来，他还吸吮她的脖子、肩胛、鼻尖、嘴唇，他把她翻过来倒过去正过来侧过去，以不同角度欣赏着她，自言自语地说：“你比我想像的还要美！”

滴滴滴……手机发出一阵尖叫。薛芬菲睁开眼，看到杨献天皱了一下眉头，从怀里掏出手机，关上机，随手扔到床上，之后，举起了她的双腿……

薛芬菲浑身的热血欢快地流淌着，身体膨胀着，膨胀着，在膨胀中，她感到自己像一缕仙雾渐渐升腾起来，她的灵魂便随着这缕仙雾飘浮升空，她紧闭双眼躺在床上，雪白的身子如一条巨蟒一样快意而痛苦地扭动着。“你为什么还不叫，要是幸福你就

叫!”杨献天的声音似乎从另一个世界飘来，她看到他嘴角牵出一丝笑，满意地望着她，开始慢慢地脱衣服，她看到他拿起了一只避孕套……之后，便感到一根烧红的铁箸挟风带电裹着一股火流恶狠狠进入她的体内，她白花花的身体豆腐脑般发出一阵颤颤，脑海里便被激荡的热血撞出“轰”然一声巨响……

好久没有做这样的事了，虽然杨献天的猛烈程度比起那个穷困却强壮无比的体育系男生逊色不少，但薛芬菲还是感到了久旱逢雨、空前绝后的滋润与震撼，很显然，杨献天是个情场老手，他把她撩拨得欲仙欲死，之后才救世主般地临幸，这一招儿使她再也无法表演殉难赴死的悲壮，现在，事情完全翻了个个儿，杨献天倒好像是一个救驾有功的勇士，她不由不对他感激涕零……

不知过了多久，世界猛然之间由癫狂变得理智起来，薛芬菲意犹未尽，两条胳膊箍住杨献天，杨献天喘息着从她身上翻下来，“嘿嘿”笑着对她说：“我没有看错，你果然不是个处女。”

薛芬菲不高兴地问：“你很在乎吗？”

杨献天笑着摇摇头：“恰恰相反，我倒希望你不是，这样，我就没有什么负罪感了。”

薛芬菲一下子坐了起来，很生气地说：“你要我，我无条件地给你，我并没有向你承诺我是个处女，我也没听到你向我承诺什么，我们是即兴做事，今晚发生的事明天我就会忘掉，你还是我的上司，我还是你的兵。我无所欲也无所求，我本来就没想让你负罪，没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你又何必说这些话呢？”

杨献天呵呵地笑出了声：“丫头，我对女人的面相有研究，你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有欲有求并不是坏事儿，人有多大的欲望就能干成多大的事情，我用人就是用人欲望，无欲无求则无动力，这种人是成不了大器的，因此你不要掩饰你的欲望，不图